

关于“零声母”这一概念的来源和演变 (汉语语音史札记)

石 汝 杰

一、缘起

现在，中国各大学中文系的《现代汉语》教材都会提到零声母的概念，如：

(1) 北京大学中文系《现代汉语》：韵母前的空位，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声母，叫做“零声母”。(商务印书馆，1993年，42页)

(2) 胡裕树主编《现代汉语》(重订本)：普通话里大部分音节都以辅音声母开头，但是也有一些音节的开头不是辅音而是元音，这就是说，它们的声母是“零”，所以把不用辅音充当声母的字叫做“零声母字”。(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1年，47页)

(3) 黄伯荣、廖序东主编《现代汉语》(增订六版)：在普通话里有一些音节没有辅音声母，我们习惯上叫它“零声母”。(上册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7年，31页)

我们在读有关各地方言音系的报告时，也能看到声母表里都列有零声母。

从汉语音韵学的传统来看，古人在分析汉语音节时，特意在三十六字母里设立一个“影母”，那应该就是现代“零声母”这一概念的元祖。唐作藩《普通话语音史话》说：“唐宋以前汉语里只有影母字是零声母。”(商务印书馆，2018年，52页)但是，现代叫做声母的，古人叫做“字母”或者“声纽”，有时只用一个字：“声”。当然，古人更没有提出“零声母”这一概念。

最近，有一位前辈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：现代的汉语语音研究中常见的“零声母”这一概念，最早是谁首先提出来的。

以此为契机，我们调查了近100年来的相关研究论著，以下大致按照论著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来考察。

二、各家的说法

(1) 钱玄同《文字学音篇》(1921年), 在介绍注音字母注音法时说:

母音本可单独成音, 则十五韵母皆可单独注音, 自不待言(凡韵书中影喻二纽之字, 注音字母皆单注韵母)。(引自《钱玄同文字音韵学论集》,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年, 242页)

这里说的是注音字母的注音方法, 但是也涉及音节结构的问题, 包括所谓零声母的现象。

(2) 高本汉《中国音韵学研究》(*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*, 1915-1926年) 在讨论中古影喻两个声母的现代读音时, 说: “可以发见在中国南部、域外方音, 以及在中国北部不少的地方它是完全没有口部声母的。”(商务印书馆, 赵元任、罗常培、李方桂译, 1940年271页) 中译本没有用“零声母”。

(3) 陸衣言編《國語注音符號發音法》(中華書局, 1928年7月印刷发行, 1937年第10版): “第七 拼音和音调表”(39-60页), 是声韵调组合的音节表, 分七类: 唇音、舌尖、舌根音、舌前音、翘舌音、舌齿音、独用韵。看得出来, 其中, 前六类是根据声母的分类排列音节的, 如: ba 巴拔把罢, bo 波博跛簸。第七类“独用韵”, 包括所有没有声母、只有韵母的音节, 不计声调, 共有35个音节。按, 注音字母改为拼音, 韵母的排列做了调整。以下第一行里的 ê ei eng 原文不列, 是我补充的, 放在括弧里。因为它们不能单独成音节, 必须与声母相拼。这里, 也没有提到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缺位的声母。

a	o	e	(ê)	ai	(ei)	ao	ou	an	en	ang	(eng)	er
i	ia	io		ie	iai		iao	iou	ian	in	iang	ing
u	ua	uo		uai	uei			uan	uen	uang	ueng	
ü				üe				üan	ün		üng	

具体为：

a	啊	啊	啊	啊
o	哦			
e	阿	鹅	恶	饿
ai	哀	埃	矮	爱
ao	熬	嗷	袄	奥
ou	欧		呕	呕
an	安		俺	案
en	恩			
ang	昂			盎
er		儿	耳	二
i	衣	移	以	意
ia	鸦	牙	雅	亚
io	唷			
ie	噎	爷	也	叶
iai		崖		
iao	妖	尧	咬	要
iou	幽	由	有	右
ian	烟	言	眼	燕
in	因	银	引	印
iang	央	羊	养	样
ing	英	营	影	应
u	乌	吴	五	务
ua	哇	娃	瓦	袜
uo	窝		我	卧
uai	歪		舀	外
uei	威	为	委	卫
uan	弯	完	晚	万
uen	温	文	稳	问
uang	汪	王	往	望
ueng	翁		滃	瓮
ü	迂	鱼	雨	遇
üe	约			月
üan	冤	元	远	院
ün	氩	云	允	韵
üng	雍	颀	永	用

按，其中的部分字音，与今日的读音有不同，如：崖 yái，是旧读音；舀，读 wǎi，当是口语词，不是本字。üng，也是根据原文的形式改写，不采用现代拼音方案的 iong。

(4) 赵元任《新国语留声片课本》(乙種 國語羅馬字本)(商务印书馆，1935年)提到了这一现象，但是没有用“零声母”：

一个字起头的音叫做声母，其余的音叫韵母。……有少数的字，如“安” an、“欧” ou、“因” in，就这末平空起头的，那就是没有声母，只有韵母；但是多数的字都是有声母的。(63页)

(5) 葉光球《聲韻學大綱》(上海：正中书局，1936年初版，1947年沪一版)引用黄侃的“注音符号与四十一声类之比较表”，关于“影母”，说：“皆属韵母，其表韵母者为 i u ü a o e ê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等；其表声势者为 i u ü 等。”(76页)(按，原文是注音字母，这里改为相应的汉语拼音。)

作者认为，在没有声母(即所谓影母)的情况下，多数就是单独的韵母，而(作为介音的) i u ü 又能表“声势”。

(6) 赵元任《国语入门》*Mandarin Primer* (1948年)，在声母表里列了一个 O，并说，这个圆圈表明这样的音节是元音开头的。(The circle at the end of this row represents words beginning with vowels.) (19-20页)

赵元任《中国话的文法》(英文版 1968年；丁邦新译本，1980年)绪论部分，介绍声母时，在喉音类里列了一个 \emptyset ，明确说是“零声母”。(11-13页)英文原文用的是 initial zero or zero initial。吕叔湘译本《汉语口语语法》说：有少数音节开头没有辅音，像“安” ān “啊” a 等。我们说它们的声母是零(或零声母，用 \emptyset 表示)。(商务印书馆，1979年，16页)也就是说。这里明确地提出了“零声母”的概念。

(7) 罗常培《中国音韵学导论》(1949年，71页；《汉语音韵学导论》，1956年，92页)在给汉语音节分类时，沿用刘复的说法，把声母叫做音节的“头”，韵母则分为“颈、腹、尾”(介音、主元音和韵尾)三个部分，声调为音节之“神”。其中有“缺头的”音节，如：耀蝇育尹翼延由；只有“颈腹神”者：惟夜；只有“腹神”

者：夷怡。这些都是所谓“零声母”的字，但是这里没有用到这个术语。

罗常培、王均《普通语音学纲要》（科学出版社，1957年，122页）列表说明声母和介音的关系时，声母里有个“O”，注：“O代表元音起头，也就是没有辅音声母的字。”这里仍然没有用“零声母”这一术语。（又见修订本，商务印书馆，2002年，132页）

（8）王力《中国音韵学》（大学丛书[教本]，商务印书馆，1936年，40页）没有用“零声母”。在介绍声母时，他把声母分为三大类，其中第二、第三两类（II、III），把现代所谓零声母的音节做如下分类：

II. 为半元音而不与韵母分离的，如“有”（jou）中的j，j是声母，但同时也是韵母的成分之一。

III. 为元音而不与韵母分离的，又可别为两类：A. 与韵母合成复合元音的，如“欧”ou中的o；B. 同时兼做韵母的，如：“衣”（i）的i，“乌”（u）的u，“鱼”（y）的y。

也就是说，作者认为韵母的开头部分（包括介音或者主元音）兼作声母。

此书后来加以修订并改名为《汉语音韵学》（中华书局，1981年），在同一节中，对相关现象的分析有大幅度的修改，如下：

有时候，遇着没有辅音起头的字，例如“俞”[y]、“夷”[i]、“游”[iou]、“延”[ien]等，在汉语音韵学上仍认为其中包括着声母和韵母两部分……在这情况之下，所谓声母就是元音，也就是借韵母的一部分认为声母。或者说，这些字的声母是个零。后一说在音韵学上的说明较为便利。（40-41页）

这里部分沿用了旧版的说法（“认为其中包括着声母和韵母两部分”），但是又说，“声母是个零”的说法，用来作音韵学的说明，较为便利。

王力《汉语史稿》（科学出版社，1957-1958年；中华书局，1980年）第二章有“零声母的来源”，说：“所谓零声母，是指以元音起头的字；因为没有辅音起头，所以叫做零声母。以i、y、u起头的字，可能是半元音j、q、w；但是，从音位观点看，可以不必加以区别。”（152页）这里的说法，就与现在通行的对零声母的认识相似了。

（9）董少文（李荣）《语音常识》（改订版，文化教育出版社，1964年第二版）

第六章“声母”下的“6.9零声母”中说：“北京话除了以上讨论的二十一个辅音声母之外，还有零声母（没有辅音声母）的字。”（51页）作者接着详细讨论了开齐合撮等各种情况下零声母的发音情况，并总结说：“北京话的零声母字都不是纯元音起头，多少都有点摩擦，中元音、低元音牵头有时有喉塞音。……不过北京话里头这种摩擦成分和喉塞音并不能区别不同的字（就是没有辨字作用）”。（54页）第十三章“方言和北京话声母异同举例”下，在“零声母开口呼”的一节，把零声母标记为[0]。（149页）

(10) 薛凤生《北京音系解析》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，1986年）：

所谓“零”声母的问题，在音位结构上说，把这个声母算作零声母是完全合理的。但是正如赵元任先生早已指出的，在发音上说，这个零声母并不全等于零，实为发声开始时喉部的收缩，所以在汉语里，零声母音节一般都保持独立而不与前一音节的韵尾辅音相结合，就是这个缘故。（35页）

(11) 王理嘉《音系学基础》（语文出版社，1991年）：

北京话的音节绝大多数都以辅音开头，只有一小部分音节（在400多个音节中只有35个）开头没有辅音，如“延安”、“鳄鱼”等。没有辅音的音节在韵母前留下了一个声母的空位，这个空缺的声母叫做零声母。（135页）

(12) 吴宗济主编《现代汉语语音概要》（华语教学出版社，1992年）

声母部分列有“元音开头的声母”一节。作者列出以下两类：（1）以半元音 y[j]、w[w] 开头的；（2）以舌根、软腭、浊擦辅音 [ɣ] 或喉塞音 [ʔ] 开头的。（按，原文舌根、软腭、浊擦辅音的音标，误作 [ɣ]，这里改正。）又说：“如果一个音节的开始是开元音，没有辅音声母，一般称这种音节为零声母的音节。”（79页）

从以上分析看，作者把零声母的概念限定于没有介音的开口呼韵母的音节；而以介音 [i u y] 开头的音节则看作“元音开头的声母”。这与王力（1936）早期的见解接近，但是，说法并不完全相同。

(13) 其他学者的著作

徐世荣《普通话语音知识》（文字改革出版社，1980年，83页）、金有景《普通话语音》（商务印书馆，2007，36页）也都提到了零声母的概念。

周殿福《声母和韵母》(汉语知识丛书,上海教育出版社,1984)有“零声母”一节,说:“普通话里还有很多没有辅音声母,拿元音起头的字,我们称它为‘零声母’字。”(35页)并分类说明其实际发音。

李思敬《音韵》(商务印书馆,1985年):我们把这些没有辅音声母的音节统称为“零声母”音节。(7页)

谢云飞《中国声韵学大纲》(台湾学生书局,1987年)第十章,在讨论古今声母衍变时,用 \emptyset 表示零声母,但是没有明确使用这个术语。(221页)

日本中国語学研究会编《中国語学新辞典》(光生館,1969年)在“声母”条下,没有提到零声母的概念。但是最新版的《中国語学辞典》(日本中国語学会编,岩波书店,2022年)说:「声母は子音がこれに充当し、母音始まりの音節も『ゼロ声母』を有すると見なされる。」(400页)(声母由辅音充当,而以元音开始的音节,则认为其有一个“零声母”。)

三、小结

从以上整理的资料来看,在20世纪前半,很多研究者都提到汉语音节没有声母的现象,这是对中国传统音韵学理论的继承,但是还没有使用“零声母”这个概念。从20世纪中期起,“零声母”这一术语,逐渐地开始普及起来。从王力先生早期的《中国音韵学》到修改后《汉语音韵学》的变化,再到《汉语史稿》所阐述的观点,这几十年间,在他的著作中所见到的修改和变动,也反映了这个演变的过程。但是,吴宗济(1992)还把这类现象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:元音(作为介音的元音)作为声母的一类和零声母的一类。应该说,这样的做法是20世纪早期的那种“共识”的余绪。可见,虽然零声母似乎已经得到普遍认同(见本文开头处列出的各大学的《现代汉语》教材),但是其根基并不是很牢固,学者之间还存在不完全相同的认识。

因为能涉猎的文献资料还有限,我们无法确定,是哪一位研究者、或者说是哪一部著作开始使用零声母这一术语的。本文只是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学界对零声母的音节(或者说相关的语音现象)作出的分析和判断,由此观察到在近百年的历史时期中,这一概念(术语)的产生和随之发生的变化。

有审读的先生说，既然无法得出结论，为什么急于发表呢？其实，可以想象，这样的变化，未必是一个路径很明确的现象。就像一些流行的语言现象（如流行语），一定先是由某个人发明并使用，这一新用法得到大家的认同，就逐渐（甚至是一下子）流行起来了。至于原作者是谁，很可能就湮没在那个大潮流里了。当然，我们如果能穷尽地搜罗所有相关的文献资料，也有可能发现更清晰的脉络，得出更明确的结论，那只好有待后人了。

此外，还有与这一话题有关的各种问题，如“声母、韵母”这样一些很普通的术语，它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的，是怎么确定下来的。中国古人用的是“声”（声纽、声类）和“韵”（小韵、韵摄、韵部）等，后来在19世纪末开始用“声母、韵母”。倪海曙说：1897年在香港出版的王炳耀《拼音字谱》，是切音字方案中，最早使用“声母”“韵母”这两个名称的。（《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9年，56页）

再看1936年版《辞海》（中华书局）的条目：

声母：标声（辅音）之字母也，国音有二十四声母，今改称为“声符”。（2345页）

韵母：标韵（元音）之字母也，国音有十六韵母，今改称为“韵符”。（3181页）

也就是说，在1936年，作为音韵学的术语，“声母、韵母”还曾一度被“声符、韵符”取代。而过了10年，在1947年的《国语辞典》（中国大辞典编纂处，商务印书馆）里，却出现了以下情况：只有“声母”没有“声符”（3179页）；“韵母”和“韵符”并存，但是以前者为头条目。（4466页）可见在20世纪前半，这些术语的使用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。

所以，也许对现代汉语中通用的语音学、音韵学的各种术语（包括整个术语体系）的产生和流变做一个全面的考察，是一个更有意义、更需要下大功夫的工作。

Abstract

This article is an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honological term of 零声母 (*zero initial consonants*)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.

